

冬天报名春天入学。因为太仓促，我又有演出，没有好好准备，第一年的高考成绩虽然过了录取线，但填的志愿是自动化和无线电之类分数线很高的专业，所以没被录取。

1978年我又第二次参加高考，考上了安徽工学院机械专业。录取通知书拿到手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如果去上大学学理工科，就跟戏剧分道扬镳了。而我当时正在参加话剧《雷雨》的排练，我饰演周冲。大家一起排练创作的氛围，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我考虑了整整十天，感觉还是喜欢戏剧，所以就放弃了去上理工科大学的机会。

到了1979年，正好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恢复招生，我第三次高考就考上了。我是中戏“导79”班年纪最小的学生，198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导演。

《新民周刊》：1988年，31岁的您有机会去德国三个月，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德国经典话剧的营养。回到中国，您排的第一部戏《浴血美人》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您不再追求轻巧的形式探索，而是吸取了德国话剧的精髓，在舞台的形象、视觉和听觉上，都给人以很强的冲击力，而这些形式探索的背后，是深刻的思想内涵。

您能具体谈谈德国这三个月



上图：中戏“导七九”全班同学毕业合影。

的经历对您的影响吗？

王晓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受到了解放思想潮流的冲击，又吸收了当时蜂拥而入的各种西方文学流派，再加上年轻，个性比较张扬，因此致力于执导实验话剧。

1988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让我去德国三个月，我去了柏林、汉堡和不来梅这几座城市，每天都泡在剧院里，白天看排练，晚上看演出，一边看，一边拿个小手电照着做笔记。最后10天里，我还每天穿越柏林墙，到东德去看戏。东德的边境警察都对我起了疑心，这个就很有意思。

有意思的是，我在国内其实导的都是最先锋的戏，比如《挂在墙上的老B》就没了剧场的概念，观众从一个单纯的观看者变为参与者。而《魔方》则在探索路上走得更远，完全抛弃了情节、人物这些要素。

但我去德国那三个月主要是在主流戏剧圈，看的全是德国第一流剧院的戏和排练。虽然我不

懂德语、只会英语，但是当时他们排的都是经典剧目，我都知道剧情，所以都看得懂。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进入德国的实验性戏剧圈子，因为主流戏剧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非常有冲击力了。

德国主流戏剧三个月的熏陶，给我奠定了一个非常基本的艺术品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形象冲击，这也影响了我后来回国的排戏风格。

《新民周刊》：您不仅在戏剧导演方面很有先锋性，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徐晓钟教授指导下成为我国导演专业的第一个博士。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王晓鹰：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研究生教育还没有导演的博士点，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戏剧导演。大概是1990年，徐晓钟老师第一个开设了导演的博士点。

我在念本科的时候就接受过徐老师的教导。我们班是学制五年，三年级下学期徐晓钟开始给我们排易卜生的名著《培尔·金特》，前前后后有9个月的时间，其实排练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他主要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进行教学，从而把他对于戏剧艺术和导演创作的整体思考一点一点通过一个戏的完整创作过程渗透到我们的创作意识里面去。所以说，晓钟老师对我们这一代导演的影